纵棹园

□2019年1月12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王垄 程琳 □版式 朱 帅 □校对 倪益山

白发亲娘

□李桂芬

好多年了，没有回老家宝应过春节。刚进腊月，婆婆就开始隔三差五打电话，说她抱恙在身。无奈何，临近年末，我们全家才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先生家乡的村落是个美丽可爱的地方。一年四季，杨柳依依，苍翠欲滴。随处可见的是潺潺的流水和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桥，还有停在岸边的小船。我最欣喜的是，在下雪的日子里可以从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我把油菜从雪堆里拉出来，抖落掉劈头盖脸的雪，一个鲜活的生命跳跃出来，我很快乐。开门可以看见满地里的庄稼。绿油油的麦子，还有遍地盛开了金黄色的油菜花。冬天也要下雨，几场小雨过后，地里的庄稼更加鲜嫩，桥下的流水就更加清澈透明了。

我是北方人，对于这一切好奇而又陌生。正月里，街坊四邻见面问好，拜年，邻里间可以端着一碗饭互相窜门，这在北方是不见的。后舍的大队请了剧团来唱几天大戏，唱的都是淮剧，我大半也是听不懂的，只能看个大概的剧情。也没有舞台，就地围个场子就开唱了。男女老少都喜欢来看，老太太嘴里嗑着瓜子，呵呵地笑着，孩子们在热闹的人群里钻来钻去……

然而，我还是惧怕路途遥远，旅途劳顿，晕车难受，所以好多年了也没回来。如果不是婆婆……唉！回就回吧，毕竟是快80岁的人了。

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家时，婆婆正在院子里提水，这不是好好吗？不像是生病呀？我说："妈，你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是生病了呢？""我不说生病，你们一家子能回来吗？妈想你们啦！""哎哟，您这老太太没事说什么假话啊，想我们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嘛！"顿时，我心生抱怨。"打电话能看见你们这一家子大的小的呀？"

一时间，我无语了……

婆婆每天早早就起了床，到地里采摘蔬菜，做饭，烧菜，忙的不亦乐乎。她总是问孩子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呀？告诉奶奶，奶奶给你们做。孩子们都说，奶奶，我爱吃您做的鱼。于是，婆婆每天烧一桌子菜，除了红烧鱼，还要炖可口的鱼汤。看着孩子吃的津津有味，婆婆总是眉开眼笑的。

婆婆忙着，并且快乐着。听见她跟邻居说"孩子们在外面也不易呢！我们做老人的，帮不上孩子们什么，就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个好身体，别给孩子们的肩膀上再压担子。"

新年的鞭炮声告诉我们，我们又长了一岁，我们的父母又老了一年。晚上，我一个人随意的到街上走走，路过一间小屋，门窗都堵的严严的，从屋里传出来唱淮剧的声音。

我好奇地回家去问婆婆，婆婆叹了口气说："唉！那个老太太都89了，还自己烧饭吃呢。""那她的孩子们呢？""唉！"婆婆叹了口气说"孩子们多少年没回来了，想看一眼都难，还不知道到死能不能看到呢。她爱听戏，身上经常装个小收音机，那是她孙子给她寄回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划过我的脸上。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平时只想着自己，只想着孩子，却很少去想想守在家中的老人！婆婆见我哭了，慌了，一个劲的问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是不是吃的不习惯了？是不是水土不服啊？望着婆婆焦急的眼神，我说："妈妈，我错了……"

临走的前一 天晚上，我又去了那间小屋，门还是关的严严的，从屋里传出来唱淮剧的声音，"儿想娘时难叩首，娘想儿时泪双流"……

大街上冷冷的，也没有几个人，才初五，就没有了新年的气氛。房子后面的大柳树上栖息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年轻的都往外面走，村里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村子里的学校也没有了，就只留下了老人。是的，有多少儿女因为生活，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我们四处漂泊，随处安家。惟有这些空巢老人，用他们厚重的爱，为我们执着地坚守着脚下这片热热的土地，维系着这个叫"家"的地方，守候着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游子魂牵梦绕的思乡情结。

婆婆又为我们准备了好多东西让我们带走，有菜油，有自己腌制好的鸡鸭鱼肉，还有几个大大的鹅蛋……她边收拾边频频地嘱咐我，吃的时候记得要先拿开水泡啊……

车子启动，又一次将婆婆抛远了，远远地，我听见她在喊"你们要保重身体啊……"。

一霎时，我如鲠在喉，泪如雨下！

"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在茫茫的泪光中，我看见那位银丝飘动的老人，在渐行渐远空间里成了一座高大的，不朽的雕像……

冬季，到柳堡去取暖

□陶宗令

我从上海应聘到江苏宝应某乡镇医院上班的一天，无意中看到一只米袋子上印有"柳堡大米"四个彩色大字。柳堡，莫不就是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柳堡么？一问，果然不错。

真是因缘际会、此生有幸。和所有的"50后"一样，我们那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电影迷。因为那时呈现给社会的大众文化不论是形式还是数量都比现在少得多，所以一旦打听到哪个电影院要放新片或者附近什么村镇有电影公映，便不择手段或宁愿翻墙爬树饿肚子走夜路也要去一饱眼福的。而《柳堡的故事》，则是那个年代最好看、最好听的电影了。所以我又是电影迷里面的"柳堡迷"。

问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柳堡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青年战士与乡间少女的爱情故事。抗战时期，新四军进驻苏中平原一个名叫柳堡的村子。村里有一位叫二妹子的漂亮女孩，新四军副班长李进住入她家后渐渐与其产生了感情并被领导发现。因部队纪律不许战士谈恋爱，李进无奈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彼此只好隐爱掩泪、忍痛分别。几年后这支队伍又经过柳堡，已经升为连长的李进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并且一直像自己在惦记着她一样在等着自己。于是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柔情，主动相约，最终两人重逢柳岸、相亲相爱。

多么委婉而又富有诗意的爱情故事呀。要知道，那时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影片大多以夺取政权、反帝反特、弘扬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故充斥于镜头的亦大多是狼烟滚滚、月黑风高、大义凛然的场面。所以当一反常态的《柳堡的故事》将一组纯洁含蓄又不失军人本色的爱情画面展现于银幕后，立即就给观众一种倍觉亲切、耳目一新的愉悦感。

与富有诗意的剧情相一致的是优美景色与悦耳音乐。《柳堡的故事》将水乡恬静、优美的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影片开始时的潺潺的流水、扶疏的垂柳、绿色的田园、转动的风车以及适时响起的主题曲(也是插曲)，更是将这种妙不可言的艺术之美推向了极致。

总之，《柳堡的故事》既开了新中国成立后以战争年代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为题材之先河，也从影视艺术上彰显了含蓄与明快、情景与音乐、优雅与质朴的完美契合。无怪乎影片公映后，扮演二妹子的陶玉玲很快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美丽与情感的不能言宣的象征和许多中国男观众的审美典范和梦中情人"。

请问，如是种种，是不是最好看呢？

而所谓最好听，当然就是指那首脍炙人口、节奏欢快、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仍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啰。

《柳堡的故事》在1958年公映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主题曲"九九艳阳天"更是传唱大江南北、响彻长城内外，很快出现了歌声比影片更出名、更流行的现象。甚至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你有可能没看过《柳堡的故事》，却不可能没听过"九九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与词曲作者的高超技艺密不可分。它的歌词大量运用了生活素材和民歌的比兴、问答和反复等表现手法，使整首歌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泼的生命张力。在遣词造句的细节上，亦可谓精益求精，仅一个麦苗儿鲜的"鲜"字，就把整个意境点拨得灵动鲜活、栩栩如生。

这首歌的调式为传统的五声调式为主干的六声式，曲调以级进音型为主，间有小跳，使之韵律柔美悠扬，节奏明快俏丽。而它的音域也跨度不大，阈值适中。一经唱出，恰似闲时随哼小曲，又如恋人对唱情歌。概言之，由于"九九艳阳天"的整体风格是以民歌小调为基质，故旋律变化丰富，起伏跌宕自如，不但非常适合表达像《柳堡的故事》这样的既有叙述又有抒情的故事情节，而且易学易唱、朗朗上口、便于普及。

我到宝应时正值"霜降"过后没几天，尽管气象学上的"霜降"有"天气渐凉，开始有霜"的含义，但现实生活中的"霜降"乃至"立冬"前后，实际上是农民兄弟收获第一茬果实，再撒下第二茬希望的繁忙季节。在这段时间里，天气以干燥晴朗为主，白天几乎没有什么凉意。而我们医院则是一家刚兴建完毕的新型地市医疗联合体，其建筑规模、功能形态和发展前景都决定了它的选址要避开原先的老集市区，所以它独立地盖在老街之外的一条机耕道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浩瀚无垠的金色田野从这儿伸向远方，附近堰塘里的水产品上岸后也从这儿走向市场。在这里，只要举目张望，不仅能看到一派稻浪衔天、藕肥鱼壮的丰收景象，有时还能看到蛐蛐在土檐下振翅嘶鸣，喜鹊在树梢上翘尾欢唱。

什么时候去柳堡呢？

却说自从知道了柳堡就是本县的一个乡镇后，心里总在时不时地想着这个问题。影片《柳堡的故事》的发生地和拍摄地位于柳堡北边十多公里开外的一个叫团庄的地方，离我们医院的直线距离约50公里，但两者之间没有客运线路，所以得先到县城再转两次车方能抵达。

明、后天吧。急啥呢，你来这里才几天呀？

那就星期天呗。当然可以，但单休假最好攒起来探亲用。

对了，院办通知我过些天要到县里去办理注册变更，届时，不正好顺道一块儿去吗？

还有救护车司机也说过，哪天有到柳堡那个方向去，就把我一起捎上。机会或许就在这几天呢……

秋末冬初也是一个容易令人慵懒或者思维混沌的季节。在"既然非去不可，又何须在乎早几天晚几天"的拖沓中，金色的稻穗已经归仓，黝黑的田地里又播下了麦子；鱼塘见底了，蛐蛐儿也不见踪影。又过了一段时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冷不丁就把苏中平原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把推进了凛冽的寒冬。

朔风呼啸、寒意阵阵，我终于倏地一个激灵，该出发了！

可不是吗？并非我有意慵懒拖沓，而是造物主在冥冥中刻意拖延我到现在才启程。因为柳堡是个温暖的地方，现在去才更合适。不信请听，温暖正在向我们召唤呢——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地唱啊，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抒情，抑或叙述（外一章）

□封期任

冬来了

枫叶，咯出最后一滩血，在冰雨坠落的瞬间，浸染一滴雨水的凄清，割开另一滴雨水的冰凉。
村庄和城市，就像一块广告牌，被一把风洗白。
倦怠的老牛，苍老的父亲，挛缩成原乡的风景。停歇在栅栏里的鸡仔，啁啾里透露着故乡的线索。
那只孤独的土碗，摆放在土坯上，盛装着酸涩和苦痛。
那条瘦弱的光线，洒在迎风摇摆的狗尾巴草尖上，乞怜一朵霜花，画作生命的插图。

凋谢和零落，不是离经叛道的事。
背叛与远行，暗喻进仓的麦子，蕴藏一种新生，亟待萌发。
我深信不疑，这潮湿的光线，终将刷白渐次变长的暗夜。
深信不疑那片落叶叫出的败血之声，可以在苍白的宣纸上，落满季节交替变换的新名词。
一只困在风里的蚂蚁，站在回家路口，祈祷远山和叶在冬眠里，过上一季属于自己的时光，悉数把阳光收藏。

也许，一个转身，将要成为活物的标本，撰写阳光和雨水的历史——
门前的狗、蜕变的蝉、蛰伏的蛹，纷纷交出自己的青春，羽化成一根风骨，撑起心灵塌陷的屋角。
不让活络的思想，掉进空乏的黑洞里。
做一场心灵的祭祀，供奉一首挽歌，祈愿一场迫不及待的风，救赎在心中的某个沉落。
升腾一枚暖阳，宽仁、忍隐、和善和宽阔……

雪落陌路

摊开一张宣纸，写下瘦瘦的心事。
光阴皱褶处留下一些光斑，隐去了过往的许多不快，以及内心的浮躁。
石径上有几滴眼泪在跑。
树梢上有几片枯叶在摇荡。
和风赛跑的草籽，拨动竖琴，散落的时光碎片，拼凑成一只鸟影
和我，把自己晾晒在石径上。
不去想时光的翅羽是否划过黯然的天空，释放归去来兮辞的信号？
不去想那场流星雨是否串起风，卷走菊花以南的印记？
只想弹一曲故乡谣，拴起星星，捆住月亮，把一缕炊烟唱成一个风向标，不让灵魂在漂泊中迷失方向。

失意的风，穿过叠嶂，带一粒问候给那双深陷的眼眸。
一条小路铺开，在那棵老槐树下。
那只行囊盛装的记挂，许是昨夜的眼泪，挤破了光阴，在挖掘机轰鸣里，把家乡矮墙下那个背影漂洗。
漂洗成田间芦苇上那些白色的花絮。
一声轻咳，减轻了内心的负担，疗治落叶的伤痛。
叮嘱我，把思念的药丸服下。
借一道血色的灵光，朗照一枝腊梅的骨朵，渐次开成雷霆万钧的语句，在冬日渐次缩短的路上……

本版投稿邮箱：byrbfkb@163.com